

夏
峯
先
生
集

重刻夏峯先生集序

嘉慶中史臣奉

諭旨纂儒林文苑諸傳予以從子
寶甫充纂修官助之采輯始得讀
夏峯先生之書於時卿尹庶司賢
有志者多從傳鈔以讀知先生之
學者甚眾顧所見歲寒居文與靜

脩椒山兩先生文同編曰容城三
賢集財數十首非完書自來大梁
旁求久之未獲學使許信臣編修
至適予子營醇館於輝學使命之
采訪乃得此本於先生七世孫秀
才孫錕所云勵有存者學使忻然
首出俸金為倡諸公先後至樂於

共成之遂付剗劂而任予以校勘
攷先生遺文其初趙寬夫有事蒐
集久而未定竟失其橐至先生之
孫擔峯氏重為哀錄始成此本凡
十四卷其難能也已今以明季所
作語涉禁避者遵乾隆間廷議刪
去數篇及酬應之作亦間汰一二

其語錄本在諸體之後今以冠首者從朱子手定二程全書例也它悉仍其舊郭生程先示予以魏蓮陸所編語錄增多本集若干條別輯為一卷嘗醇於志乘中得雜文若干篇併所見先生手蹟數件連錄之附家規於後又為一卷總為

十六卷當先生之犯危難以救左
魏周諸賢也志節聞於天下偉矣
哉然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講道
修德久矣其事固動於義理之不
容已而非若意氣相赴忼慨一時
者之所為也洎

聖朝定鼎先生年六十有一矣長

為逸民高蹈不出亦在人意中爾
乃先生則於困危險阻造次顛沛
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
亨龍德而隱自公卿大夫士下至
傭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
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
昭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

人人有以解其癥結而獲其本心
一歸之於為善屬徵聘之

命屢下明示四方有所矜式而中
朝大臣若柏鄉蔚州兩魏公孝感
熊公曹厚菴施尚白兩學士許酉
山侍郎以及疆邑守土之臣邱園
遺佚之老或親炙或通書既已問

道質疑不厭矣其奉一言以從政
苟有所為而民安之則曰吾奉孫
先生教者又往往然也固不獨湯
耿二公及於門牆而已故先生之
教沛然大行達於朝而上為道揆
施於野而下為善俗其在近世講
學諸子風聲所被教澤所加未有

及先生者也際貞元絕續之時明
大道於方來佐

聖治於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
人以維持一綫之緒者故柏鄉在
同時直擬之以箕子是殆非先生
所欲居迺若隋唐之間稱河汾宋
元之間稱江漢雖門多將相而王

霸雜用或獨抱遺書傳之其徒以
視先生之道孚上下而澤及生民
者其遭逢氣象為何如哉我
皇上踐阼之初下來清議數年間
先生與睢州俱奉

命從祀兩廡今者諸公又槩布其
遺集於以嘉惠士林而又意存私

淑也不亦宜乎後之學者誠能讀
先生之書而有得焉窮可為蓮陸
寬夫退可為逸菴達則為睢州而
志事益著是則先生之教思將與
是集為无窮而百餘年之藏山舊
籍一旦復出於世豈偶然哉豈偶
然哉不勝踴躍嚮往之情爰識諸

首簡去

道光二十有五年孟秋之月庚申
朔嘉興後學錢儀吉謹序

夏峯先生集舊敘

聞之天地人相維而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天地窮罔昇厥事于人人始嗇其事於身爾噫人事周而所謂天地有外焉者乎故風雷災眚山澤龍蛇天地不欲也運會之窮有時而見天田兩失飛躍不乘中不在人也潛確之端可得而盡自盡已成已成道者不是無罔而所爲事天地者辭其名不辭其實此易之所以不窮也亡友史周嘗從事于斯矣標子臣之極綜帝王之變其言曰易之灾限三十未有無故而當此位者也然聖

賢猶不以是輟堯王之治至哉言乎五精漸薄乾坤弗屬皇虞系渺功利榛蕪尼山有作大象爰立專其事于人以詔萬世之事天地者乃由漢而上常行變錯由漢而下變起常絕故晉唐宋之變非猶夫三代之變也中外倒置陰陽易位五伯而後蘇門所悲于是寓生仰首達者遠巡斂而事身則亦愈重蓋數奪鬼神而不能奪匹夫之身身者天地之所不能變也寓茲剝爛乃覘安宅一絲是維其重九鼎漢大南州魏高遼寓晉尊彭蠡隋挺河汾屹宋者邵周楫元者劉許是皆水火不災否

革不餽大進修之學懋閑存之業其事彌奮其用彌周
持天地之窮而不窮于天地以系尼山是稱藹裔云爾
余生百罹涉進退之藩抱只尺之義大慙無以報亡友
而晚交鍾元先生者喜而嘆曰是其事身者耶是其身
事事天地者耶先生容人也道業夙聞讀書易水之上
當神廟末年天下豫鳴公獨介石友通仕隱交盡南北
標榜不至譽咎不居靜正深閒可云嘉遊既而上谷雲
擾乃去靜修之居徘徊孫邵屆共城止焉謹躬恕物惠
表清衷微彰柔剛蚤用括囊以謝聖明之辟而正容悟

物隨事迪忠則諸侯可得而友也至其困旅之中顛沛
之次在卒能暇在紛能整師友徒旅出入相莊素履坦
坦不斲明晦於乎先生之學其可不謂之安且成哉道
無常家寓庸靡忒匪日用出入奚倫常之極則匪作止
語默奚夷險之經權諂瀆去而幾知樞機審而遠應尺
屈之存以考旋履在易蠱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課
績于寢興考德于言語飲食一室之事也涓志質則物
乃克從道用勿墜易以不窮明王不亡治以言永事孰
大焉難孰勝焉史周復起其把臂先生肯後余哉卽以

賈漢魏晉元諸君子征邁相勛靡替風尙有不變于天地者而以與于天地之事先先生何知焉順治乙未季春望日湓水友弟張鏡心譔

余居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俗子庸人所厭聽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椒山先生墓隕淚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旣

而仕京師則聞椒山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嶼蓼洲廓園諸先生於顛沛困危之中料虎頭捋虎鬚先生不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以先生夏峰集相示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以是爲世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之遊者皆海內大賢披其著書而雍容氣象如覩有德者必有

言非言也德也余於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
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
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
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康熙元年壬寅秋
日鄙南弟魏裔介敬題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
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
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
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

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歷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釣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之鳩聚伏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賁堅辭不應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

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
人可以寡過所著書皆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
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胡以傳子
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
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
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
竟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
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
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

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
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
爲當代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
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睢陽門人湯斌敬題

道原於天學衷諸孔天之道生生不息孔之學純亦不
已故孔子本其信諸天者以立師垂教而後世之師弟
相傳亦本其衷諸孔原於天者以遞相傳信於無弊否
則是舍太極而裂風雷山澤於分位則天地窮外天德
而別帝王師相於異行則聖賢亦窮矣子小子蓋讀先

師徵君夫子夏峯集而愈知學惟以不悖孔子爲極詣也先師之學以夫爲歸以孔爲的以至誠爲全量以慎獨爲工夫以知明處當爲力行之實地其所以信獨見而化異同者總之以孔子印諸儒也自考亭象山之辨聚訟未息而姚江之義相繼而起或者以先師爲非考亭之學者先師不辨也蓋自志學以至屬纊無一日非窮理之事也或者以先師爲遵姚江之學者先師亦不辨也蓋自與鹿忠節定交講明良知無一日非格致之事也或者又以先師爲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

師亦不辨也蓋窮理爲孔子之窮理致知爲孔子之致知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爲兩可但當看其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亦未易以左袒虛見爭也是集也先師一生學問所存其間考亭象山以及姚江之說各有定論蓋入處與成處微分要其精神確乎不疑總之以孔子印諸儒爾集各若干卷體不一而學一無處非天之道無處非孔之教卽無處非先師之學也石城門人趙御衆敬題

夏峯先生集紀事

先大父徵君公舊有歲寒集三十卷蓋六十歲以前所著答問詩文皆載焉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專載六十年以後之文而未備答問與詩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之衛後幾三十年則有日譜一言一動一筆一墨莫不詳載然長篇單類或又分載別冊總之卷帙浩繁難於彙成一書歲戊午王子伯生過夏峯率予兄弟子姪傾笥鈔錄而去與趙子寬夫選擇刪正名曰傳信錄自是先大父始有全集矣獨是寬夫性癖秘不以示人雖淫

等亦不肯令一寓目。淫懇之再三，止出示其序文展讀。再過輒取而函之。淫因錄其槩，度之案頭，聞其歸已別易其稿矣。今竄夫已作古人，而書仍不可得，或言其生時曾以副本付耿逸菴先生，及訪而求之，舛駁脫落，絕不似經意選訂者。且無序例，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但先大父及門士凋謝殆盡，而耿子保汝又經年病臥牀，尊間先子暨諸伯叔或相繼去世，而存者復老病不耐繙閱。淫每與保汝言之，保汝歔歔嘆息，輒以其事見督。淫實逡巡不敢承，既而自思年已六旬，雖所學未成而

侍祖膝者三十餘年猶得稍稍聞其意旨若因循衰老
心力積迷則書成無日因於戊寅春日鍵戶滌慮逐一
細閱至仲冬訂爲十四卷二十四萬餘言計其全數才
十之二三耳寇曰夏峯先生集存保汝之言成保汝之
志也其當與否惜不得與之盡商欲請正當世大人先
生而荒村艱於鈔謄貧家又乏剗刷之力適有舊梓工
栢國翰等來願減價効力且肯從容陸續從事兒子用
植慨爲辨理兩年始得告竣嗚呼回憶幼穉追隨但見
高年諄復不憚煩耳茫然不審其精神所在比檢點全

書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以日進而密者似彷彿有
所窺見第是書成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抑可藉以存
其面目耶淫不能不撫卷增痾且增懼矣康熙己卯且
月吉旦仲孫淫沐手敬識

夏峯先生集

別傳附錄

孫徵君先生傳

相鄉
魏裔介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貢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備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

足下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
餼十七歲登萬歷庚子京兆榜與定與鹿伯順公善繼
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
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
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喪葬一準古禮偕
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
闋旋丁母艱旣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
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
後產益落糞殮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

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麩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

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泚相投周文選順昌書
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
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
救於時厰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
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
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
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
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梗一莽男子
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

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
致書楊遠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
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
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菴
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
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
之逸御牀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
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
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

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贖災蒸策蹇奔走數百
里外醵數百餘金賚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
既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
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
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
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
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甫送至而
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
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懼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

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屬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斃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戶避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

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
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
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
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
公舉邑前賢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
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
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
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
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

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
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
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
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
者元儀佩服其首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
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
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
王中興歸而飲讌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
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

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圯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

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
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
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
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
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
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
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峰書
院記其始末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
互相問業鹿公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

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尙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

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垌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瘼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瓊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

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
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
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
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
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
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
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
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
世遠滕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

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
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
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
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
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先祚妻李氏貧得其
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嗣倡議立嗣釀金經理
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
宗傳外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于大梁余爲之
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于密縣張元樞刻荅問於覃

懷魏一鰲常大忠刻荅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
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
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
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尙未授梓康熙
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
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
載記甚詳歿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
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
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

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高
陽鹿定興祀郡學宮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
尙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
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淵淦潛淳浩溥沐
浴溶漢湛濂曾孫十九人用柔用霖用桓用楨用梓用
樟用模用榦用柱用柟用楷用楝用榑用杼用棹用枅
用樸用檣用楮元孫三人熠爝烜贊曰論人者當觀其
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
於斯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以見信於海內之

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
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
邇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躡
金於衿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遶泣御前之時
其勢饑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
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
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致
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
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

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燃指覲覲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況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

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又

成都費密

徵君姓孫氏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縣人明萬曆二十八年徵君年十七舉順天鄉試父母喪皆廬墓次邑人稱之崇禎元年督學御史李藩奏徵君孝下詔旌褒三年御史黃宗昌薦鹿善繼宋統殷游士任張繼載尹伸顧大猷與徵君可用徵詣京師徵君辭八年命五品官以上各保舉一人給事中正正志舉徵君又辭詔書到門者再皆未赴當萬曆初廷臣言國事有異同於

是攻擊沸騰而勢分爲黨顧憲成高攀龍輩世謂之東
林黨人相激忿爭膠不可解後黨禍起東林受害楊漣
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諸臣皆榜掠死詔獄人無敢近
者近之卽禍及徵君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護濟使
得歸骨當時所稱三烈士者也鹿正子善繼徵時與徵
君交善繼有得於王守仁之學兩人相切磋故徵君言
學極稱善繼不忘舊也 大清初柳寅東薛所蘊陳斐
俱薦復徵皆以老病堅却不起未幾園田徵君田在園
中謂子弟曰故人茅元儀二十年前勸我徙我怪其言

儀曰他日此地子不得有乃今果然中州地廣蘇門山下姚樞許衡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留長子守墳壟乘柴車南移途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類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徵君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先生徵君固辭客曰長者絕我乎何拒之深也已而副使馬光裕與徵君宅光裕者安邑人也初來官時河南人少田荒光裕佃人而耕有宅一區耘田十餘頃其旣

罷歸以四方來學者無所止遂盡舉以異徵君在燁縣
郭外夏峯村學者因稱夏峯先生居蘇門二十載年九
十二卒有子六人諸孫十餘人以文學世其家

費密曰夏峯村鉅木極漢檉杞叢水耕人散野車馬絕
途肥遯善地也徵君年九十執贄者不遠數千里接之
無倦色其學以澄徹爲宗和易爲用是王守仁亦不非
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遠奧學者安可不造徵
君則歎以爲果然焉密與徵君諸孫淳李祈過蘇門山
觀詩所謂泉源者其左則孫登嘯臺邵雍故廬在其右

人以爲安樂窩而非也窩乃在洛於是登高望遠俟乎
若亡者久之讀諸壇廟遺碑姚許舊居亦無所考見或
以爲百泉書院是其遺址云

又

宜城
劉易

容城孫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也家
世儒素學有淵源與同郡鹿忠節公善繼爲同志友以
學行相敦礪而期爲聖人之徒年十七舉萬曆庚子鄉
試有司愛其少雋厚餽之悉進於父母無所私操行甚
介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爲其於敦勸人心扶樹風教則

赴之若渴，干請之事若將浼焉。非公事不見，守令守令或終歲不一晤人，謂疑於簡傲。先生曰：無故通謁自褻而瀆上，非正也。古者不見諸侯，乃所以尊之；豈輕之哉？兩居父母憂，準古禮治喪廬墓六年，不茹葷飲酒。歲時哀慟如初，喪久之資用乏，富人請貸之，約償於出仕，辭不可。饗不繼，則食糠，又請貸以粟，亦辭。少日思以功名自見，既居憂，心傷祿不逮，養求仕何爲？乃屏去舉子業，取五經、性理及明河東姚江諸儒書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天人之際。由是涵養日純，乃覺向

來氣質之偏一言一行必發於良知而率由不忒以慎
獨爲功進修罔懈乃自其居廬日始也後入京師見曹
公子沐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左
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以氣節相
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及左公視學畿輔過容城思一
見不得屬魏公私問焉先生曰吾繫籍賢書院體當庭
謁而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所以存故人也左
公聞之曰吾過矣天啓間魏忠賢當國讐害正類三公
相繼被逮過白溝堤騎環夾先生迎唁曰雷霆雨露總

屬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意氣浩然旁若無人三公子
弟謙從厰衛嚴緝無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正門人張
果中謀爲之寄頓拮据誠護拱其橐餽時同郡孫文正
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先生上書求救激以大義孫
公趨之疏請入覲將面陳於上於是鄰人洵洵謂孫公
乃興晉陽之甲清君側也忠賢大懼逃御牀泣訴孫公
已至邈州嚴旨勒回諸公既下詔獄坐賊酷拷先生復
與鹿太公張果中贖金以救之數日得數百金賫至都
門而諸公已死杖下無及矣乃復按籍還金有不受者

爲諸公設莫途次以餘金付其家當釀金時暴行酷暑
烈日中奔馳數百里雖身蹈阨危弗顧也一時聲聞沸
騰懼禍叵測賴忠賢左右親信用事者皆畿輔人以先
生與鹿太公桑梓人望素所愛敬乃共秘其事不使忠
賢聞知卒免鉤黨之禍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
焉先生名德日益高人無賢不肖皆服慕之容光先者
奉聖夫人弟也敬仰先生介所知送名馬以饋無芻牧
辭復致芻牧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其待小人嚴而
婉類如此故當羣小縱橫皆知愛敬而無害之之心孫

樞輔重先生學行將推轂大用使其客茅公元儀喻意
欲先以職方薦起贊畫軍務先生辭曰君與鹿君之位
樞輔有其才有其志也某既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命
茅公曰僕受孫公知遇身在危疆君寧無一言以教僕
耶先生曰關門片地朝野所視以爲安危未有將相不
和而能立功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
倘一有見才之心便不容人人寧有爲我用者茅公從
其言佐樞輔交懽諸將虛公延納將士親附國家卒賴
其用孫公嘗曰昔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功於張仲

孝友啓泰亦余之孝友張仲也其爲當世引重如此崇
禎改元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御史
黃公宗昌疏請徵聘禮科給事中王公正志應詔保舉
力辭丙子容城被圍先生指授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
頽以全巡撫都御史張公其平恤刑部郎胡公向化交
章聞於朝命加級擢用辭不就南兵部尙書范公景文
聘以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寇氛漸逼都城先生乃攜
家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
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備仍與其徒講學習禮

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
睥睨不敢犯 國朝定鼎後巡按御史柳公寅東以人
才薦國子祭酒薛公所蘊以讓賢薦請倣元用許衡故
事徵爲祭酒以教國學兵部侍郎劉公餘佑以舉知薦
先生宜備禁近巡按御史陳公棐復舉山林隱逸俱以
病辭生平不言高尙屢薦不出有司敦趣甚急而辭益
堅或謂恐得罪先生曰辱列薦剡蓋當路以賢者相待
我不敢自賢而自處於不賢何罪之有田園破圯移寓
新安門人築雙柳堂以居乃輯宋明諸儒遺書語錄爲

理學宗傳蓋先生自弱冠卽與鹿忠節公講習諸書欲
紹隆其學後鹿公以奉常家居相與考論其得失稽合
其同異及忠節殉難先生獨任學統益不容弛乃彙輯
爲是書纂前賢之緒言採百家之粹語明天人之歸嚴
儒釋之辨折衷朱陸發揮良知補偏救弊略疵取醇雖
諸儒見道有淺深立言有得失而人是編者莫不粹然
一出於正其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之說芟之勿使滋
蔓以惑後學焉居數年新安盜起乃攜家南徙念蘇門
爲康節棲遯之處姚許講學之地乃適蘇門初至幹止

未寧襄飡不繼水部使者馬公光裕贈夏峯田廬遂定
居焉岡兼山堂讀易其中怡然自適其道德聞於遠邇
負笈來學者雲集有大僚歸老於家一見北面稱弟子
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有不入公
署屏息騶從造夏峯草堂以一見爲快先生齒尊德邵
道廣氣和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誘掖獎勸以成
就之其教人務實行先彞倫問荅因人不主一端矯枉
救失各衷於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
悟憬然內悔不以形跡繩人以故興起者衆或蓄疑不

能自決徐爲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以證諸先賢罔
不渾合而相悅以解故爲學者所尊嚮稱孫夫子年踰
耄耋進修罔倦每晨起謁先祠畢退處一室澄心端坐
卽疾病未嘗有情容子孫姪甥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
成法閤門雍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嫻族故舊
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唯力是視聞節孝事必
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葺見人家
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婉譬曲喻必歸於道爾後
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雖兒童牧豎亦知歡

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者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天理爲則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則聖賢可爲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戰兢惕厲無時敢懈唯是慎獨而已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葬東原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士大夫數百里弔奠屬路不絕京朝則自內閣九卿府院臺省寺署現任在籍諸公識與不識咸懷私淑哲萎之悲釀金致祭無一人不與者蓋前代所未

有也衛郡祀百泉書院保定則與孫文正公鹿忠節公同祀學宮所著書共一百五十六卷理學宗傳歲寒居文集四書近指荅問孝友堂家規四禮酌取節錄甲申大難錄行於世歲寒居全集讀易大旨書經近指日譜聖學錄及兩大案錄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孫文正公年譜蘇門紀事藏於家

逸史劉氏日子思子云苟一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世之苛責理學以爲詬病者以其德則不足言常有餘也觀於先生之爲學講習於弱冠公車之年其聞道最早礮磨

於忠孝節義之中其進修劇苦及其齒尊學遠爲士所
嚮法從遊者雖多然不聚徒衆不主講會唯以日用倫
常爲訓借之大道年踰耄耋慎獨之功彌加謹密洵所
謂充實輝光日新其德者門人湯潛菴氏誌墓謂先生
以庸德庸行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其斯爲凝道之君子
直其然矣

又

上谷陳僖

孫徵君先生者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
行年九十二歲兩朝薦辟不就稱徵君爲理學之宗稱

先生云先世業農有隱德大父臣由明嘉靖辛酉科舉人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始以科名起家居容城之北城村徵君生而遲其言甫能言卽手指門楔字能識之年十四補博士父丕振引謁楊尙寶補庭尙寶奇之問曰設在圍城中外無救援內無糧芻如之何對曰効死勿去尙寶賀其父曰此子足卜終身矣父本老儒家學淵源無他友惟善里隣江村鹿善繼同以聖賢自期年十七舉萬厯庚子鄉試守甚介不私蓄上上官愛其少年登科餽以燈火資皆上之父母丁父母憂同兄若弟前後

廬墓六年督學御史上聞特旨建孝子坊家世清白雙
親歿產益落館穀京師晤科都山西曹于汴曹以正學
自在告以仁體遂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初志功
名親歿遂淡仕進講躬行實踐之學隨時隨處體認天
理是時鹿善繼成進士同講習因與周順昌左光斗魏
大中友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柄毒陷忠良當左
魏之被逮也左遣弟光明魏遣子學泚相投徵君同鹿
封君正張布衣果中棲止調護之周順昌寓書有一身
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徵君義激焉會善

繼贊樞輔孫文正承宗于榆關徵君上書孫樞輔求授
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
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
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
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
一眇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日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
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湯
遠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
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楨敢望恨某等一介書

生無能哭訴尚負慚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處憐才
扶世之感諒亦有激于中稍一軒旋且有出德涵上者
孫得書借關門機宜疏請入覲忠賢計惑上馳旨止之
左魏俱擬賊徵君同鹿正張果中釀數百金賫都門魏
已杖死再爲左釀金左亦杖死越年周順昌逮至其友
朱祖文攜順昌札相依釀金一如左魏順昌又杖死當
釀金時都門中貴指目之厥衛嚴緝營救者勢甚危三
人弗恤也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又曰北人可
交云保母奉聖夫人容氏者與魏奄表裏其弟光先以

時煇結士大夫附其門者恐後慕徵君名介所知餽名馬以家貧無芻養辭復致芻秣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皆婉而決孫樞輔督師關門重其人欲推轂大用時鹿善繼入關令茅元儀授意先以職方題授代鹿辭曰君與鹿君之隨樞輔兩君才兩君志也某旣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茅曰元儀辱公知今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僕耶徵君曰朝野所視爲安危者關門一片土將相不和未有能立功者君文事之雄所朝夕共事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

者元儀用其言屢奏功樞輔序徵君家乘亦曰尹吉甫
佐周宣王中興歸飲讌歸功于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
孝友之張仲也極爲當世引重御史黃宗昌薦舉徵聘
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巡撫張其平及恤刑員外郎
胡向化上守容城事奉旨加級擢用俱辭不就南大司
馬范景文以軍務聘辭時鹿善繼以奉常家居數往來
江村講學欲接濂洛關閩之傳旣而定興陷奉常殉難
諡忠節避世辭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獨肩學統弟
子日益進鼎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人才薦兵部侍郎

劉餘佑以舉知薦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御定
陳棻以隱逸薦俱以病辭寓新安門人于學宮東築幾
柳居輯理學宗傳學博顏敏題聯曰近聖人之居教亦
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茲乎羣稱實錄後田廬充
采地攜家徙衛喜蘇門百泉因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
夏峯田廬開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躬耕自給四方
問業者戶外屨滿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葬
東原徵君幼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爲如梁炳辱于宦寺
代白之爲割耳李節婦助葬爲割股孝子趙廷桂婚喪

爲邑紳陳可行立嗣經其家爲宦裔牛陰兩生免大戶
爲楊忠愍族孫白寃爲邑孫國祚妻陳氏舉節爲劉靜
修建墓祠配饗李希直張希古爲故友牛俊臣子光祚
解訟計脫錢謙益被逮爲鹿忠節建祠殉難處爲新安
廣文烏萃歸櫬于楚爲魏縣廣文槐公徵歸櫬于燕皆
有關風化事晚而好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
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樂易近人賢者悅之不賢者化之
嘗三月渡河遊大梁士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
牧豎胥農幸日孫先生來吾家也遊嵩洛士大夫郊迎

之過覃懷爭延留遣子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
成人俾得揚言曰曾子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
如此卒之日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大夫數百
里弔奠屬路不絕下迨窮鄉貧窶殘疾之人無不匍匐
奔弔哀聲震地衛郡祀百泉書院容城祀鄉賢保定府
同高陽孫文正承宗定興鹿忠節善繼祀學宮所著有
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
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荅問日譜畿輔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孫文正公年譜取節

錄蘇門紀事凡一百六十五卷從游者甚眾名公鉅卿多北面稱弟子及門在保定者清苑高鏞新安魏一鰲王之徵定興馬爾楹其最著云

陳僖曰孫徵君者其德高道積者歟亦可謂生也榮死也哀矣生平不言高尚有請登講席者亦辭不赴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時雨之化因人而施家庭雍睦五世同堂怡怡如也子曰躬行君子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庶幾無媿晚隱蘇門稱夏峯夫子豈虛也

哉

又

金陵
龔翰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以鼎革收近畿地
爲采邑移居衛輝遂入籍爲輝縣人祖臣嘉靖辛酉舉
人由沭陽令歷官河東運判以廉著鄉黨稱爲長者父
丕振邑諸生以文行授儒官兄弟四人奇儒奇遇有聲
庠序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奇逢十
四入邑庠尙寶楊補庭異之問曰設在圍城內無芻餼
外乏援師當如之何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
占子生平矣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登萬曆庚子京

兆榜與定興鹿善繼相友善以聖賢爲期勉不事口耳
章句取諸儒同異發明之中所自信他人辨駁不顧也
二十二丁父艱哀毀成痼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廬
墓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御內服甫閱復丁母艱仍廬墓
六載如一日學使者以聞特旨旌表喪葬後家益落有
願以金粟貸者辭之邑長欲令以事闕白皆不受與善
繼言學日昃家人始以豆羹進自若也以父母早背未
伸一日之養遂絕意仕進惟以名教自任義所當爲不
少退避天啓乙丙間逆奄竊柄毒虐忠良僉院左光斗

科都魏大中文選周順昌皆以贓罪受誣欲置之死奇逢議激而起上書樞輔孫承宗援之時承宗督師榆關得書卽以關門事請覲魏忠賢遠御座而泣謂承宗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而光斗等竟以贓罪追掠體無完膚奇逢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職奔走數百里內外贖金數千百兩賫送都門未至而光斗等皆斃杖下矣虐饑方張凡素與諸君子交厚者皆鍵戶逃跡獨奇逢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不之及亦異事也故一時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謂鹿張與奇逢也奉聖夫人客氏與忠賢相表裏其弟
光先欲招致奇逢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奇逢辭曰家
貧不能具芻粟復致芻粟之需又辭曰病軀不能坐乘
也雖姦黨亦致敬如此邑有元儒劉靜修墓樵牧不禁
倡議建祠暨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
張紹烈配饗之督師孫承宗欲以職方題授贊畫師中
命茅元儀致意奇逢曰君與鹿君從樞輔其才志然也
某無此才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
知身在危疆寧無一言教我耶奇逢曰朝野倚重者關

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
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
人人肯爲我用乎元儀服其言後祖帥果以疑懼東奔
元儀鼓勵馬帥追還得和衷共事奇逢一言之力也元
儀亦自謂不負孫公之教矣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奇逢
才可大任請行徵聘具呈力辭丙子兵逼容城與兄弟
族黨入城鄰邑奔依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未
築而兵突至奇逢隨禦隨築遂得保全巡撫及恤刑郎
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南兵部尙書范景文以軍務

聘俱辭不赴率子弟門人入五公山飭武備輯人心爲
守禦計暇則講禮興學修冠婚喪祭之儀遠邇服其德
化鼎革後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
薦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棗以山林隱逸
薦俱以疾辭不赴因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
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講學其
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四方從游者數百人中州直指
藩臬諸使者皆往修式廬之禮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
爲念嘗言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

力不能及民願公等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門人負
笈至者日益進有數千里百里年七八十五六十者卿
貳韋布不作岐觀易贊時猶有執贄榻前者或咎其瑕
瑜莫辨終始難必者告之曰與人爲善論其今日已往
將來安可必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
用倫常爲實際常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
夫較七十愈密九十工夫較八十尤密學無止境此念
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
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是聖

賢真境界也五世繞膝內外近百人遇先人忌辰慘容
蔬食九十後猶孺慕如少年兄若弟先逝已久觸其手
蹟輒爲涕零故人子孫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
人之美終人之節續人之嗣凡闕風化無不力任經理
之難悉數也獨肩學統四十年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
近指四禮酌答問文集取節錄孝友堂家規讀易大旨
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
居全集日譜諸書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夏峯
得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講

習不輟安然而逝有考終錄載記甚詳官吏紳士窮鄉老幼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來治喪事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請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承宗鹿善繼祀郡學子六孫十二曾孫十九元孫三皆能世其家學三子望雅棄青衿自稱得閒人繼父志講學年七十七無疾端坐而逝另有譜子塗壬戌進士次子淳舉人孫用楨舉人

外史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無所不照而見者各得其

一端非聖道難見也其見之者未臻其極也然聖人操
道之大原往往借一己以訓誘天下故其說嘗以下學
爲務後儒不察妄謂聖人果有所不知不能而自阻於
偏端末節遂以爲自足不知皆非其至也自陸象山始
以尊德性爲宗而陽明復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聖學
稍有端倪無如泥紫陽者毀之罵之至謂吾儒不言心
不言一烏虜天下有無心之聖賢不一之學術乎哉獨
孫徵君以聖賢自任首以象山陽明爲宗以慎獨體誠
天理爲要得聖人之旨矣

夏峯先生集目錄

卷首

舊序

紀事

別傳

卷一

語錄

卷二

語錄

卷三

記

論

說

辨

議

卷四

序

卷五

序

題跋

卷六

書

卷七

書

卷八

傳

贊

夏峯集

目錄

一一

卷九

墓誌銘

卷十

墓誌銘

墓表

行述

卷十一

雜著

卷十二

贊

銘

箴

祭文

祝文

卷十三

詩

卷十四

詩

卷十五

補遺上

語錄

卷十六

補遺下

記

議

序

雜著